

刘家坝三部曲

第二部

王正恩 著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刘家坝三部曲

第三部

王正恩
著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刘家坝三部曲 第三部/王正恩著. -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12. 11

ISBN 978 - 7 - 222 - 10434 - 1

I. ①刘… II. ①王…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69319 号

责任编辑 董郎文清

责任校对 董郎文清

装帧设计 邓树雄

责任印制 洪中丽

书 名	刘家坝三部曲 第三部
作 者	王正恩 著
出 版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发 行	云南人民出版社
社 址	昆明市环城西路 609 号
邮 编	650034
网 址	www. ynpph. com. cn
E-mail	rmszbs@ public. km. yn. cn
开 本	787 × 1092 1/16
印 张	25
字 数	350 千
版 次	2012 年 1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刷	昆明德范印务有限公司
书 号	ISBN 978 - 7 - 222 - 10434 - 1
定 价	32. 00 元



滇南农村的咏叹调

存文学

细读了王正恩创作的三部以刘家坝为背景的长篇小说，感到很高兴，这是我近年来看到的农村题材的小说中最为厚实的作品，是滇南农村的咏叹调。我被作品浓烈的滇南气息所吸引，从语言到环境、到人物的性格举止，无不透出那种独特的滇南味，亲切而又舒服，单纯而又曲折，但它毫不生涩，在我有限的阅读范围，这样的作品实在不多，是一部颇有地气的小说。

作品分为三部，第三部与前两部内容虽不连贯，但都是发生在刘家坝的故事，上下贯通，一脉相承。

第一、二部从解放初写起，以蒋学书一家为主线索，蒋学书的父亲蒋子成靠勤俭起家，榜地种菜，再挑到十几里的矿山上卖，成了刘家坝的富户，不想，解放后，命运来了个大逆转，蒋家被划成了地主，日子从此一落千丈。蒋学书一直是个努力上进的好学生，由于家庭影响，失去了参军上大学的机会。回到村里，他拿起了牧羊鞭，成了刘家坝放羊的一把好手，为了向党组织靠拢，他毅然和家庭划清界限，认真改造自己，为了得到信任，他跳下粪池憋着气潜伏到底，捞起了公章，纵然如此，他还是入不了党。

改革开放，枯木逢春。蒋学书一家的命运也随之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刘家坝人走出了狭小的天地，搞起了工业，蒋学书的聪明才智派上了用场，他丢掉羊鞭步入工业之路，成了有名

的企业家……

一、二两部，可以当滇南农村的现代史来读，那些面目各异的农民兄弟，仿佛就在我们身边，闻得到他们身上的那种浓烈的烟酒味。

作品的最后一部，也是三部曲中最为厚实的一部，把刘家坝的农民周老大放到了矿山。滇南的个旧有中国的锡都之称，在这一带流传着穷走彝方饿走厂的说法，所谓厂就是锡矿山，个旧的锡矿有着悠久的开发史，解放后也是我国重要的大锡基地，矿山历来是冒险家的乐园，也是战场和墓地。改革开放之初，成百上千的农民涌向了矿山，有的一年半载下来成了腰缠万贯的富翁，有的奋斗了几年，挑着铺盖、背着一身债务，泪流满面把家还。

作者把周老大、刘征南、孙为民、朱窝囊和吧台妹小芳等一批人物，推到了矿山这个舞台，作者在谈到小说时，有这样的一段话：在一度失控的矿山，穷怕了的人们，曾一个个现出了“猫科”动物争食的本性，你推我吼，演绎了一幕幕的粗野和无数的酸甜苦辣……

周老大为了淘第一桶金，不择手段丧尽天良。最后他又人性复归，修桥铺路，弥补了人生的遗憾。刘征南随着他的人生轨迹往下走，大起大落，由于无法面对冷酷的现实，走上了自我的“不归路”——毁灭在白骨簪。小芳完成了她生命的洗礼，从洼地跨上了高台，走向了辉煌。朱窝囊带着残疾之身回到家，始终没有摆脱人生的困境。

这里，我不想对作品作更多的分析，我只是告诉读者，刘家坝是值得一看的小说，进去吧，里面有许多可看的东西，一定会把你迷住。还要告诉你，刘家坝的作者是业余的，他的经历非常丰富，经接触，他的身上就有着蒋学书和周老大的影子。

2012年7月12日 于明通路

目 录

第二十一章	/ 204
第二十二章	/ 215
第二十三章	/ 224
第二十四章	/ 234
第二十五章	/ 243
第二十六章	/ 249
第二十七章	/ 255
第二十八章	/ 266
第二十九章	/ 272
第三十章	/ 283
第三十一章	/ 296
第三十二章	/ 308
第三十三章	/ 320
第三十四章	/ 331
第三十五章	/ 347
第三十六章	/ 358
第三十七章	/ 368
第三十八章	/ 380
尾 声	/ 388

第一章	/ 1
第二章	/ 9
第三章	/ 20
第四章	/ 26
第五章	/ 40
第六章	/ 46
第七章	/ 56
第八章	/ 64
第九章	/ 75
第十章	/ 85
第十一章	/ 95
第十二章	/ 104
第十三章	/ 115
第十四章	/ 127
第十五章	/ 132
第十六章	/ 147
第十七章	/ 162
第十八章	/ 172
第十九章	/ 189
第二十章	/ 197

第一章

周老大不动声色，等羊群吆出 10 米开外，他用两只手握成话筒，高声叫道：“大乖乖——”随着喊声，向前的羊流里，一只白头黑身子的羊突然调转头，像江河中逆水而行的快艇，高高扬着脖子，拨开羊群，循声冲将出来……

刘家坝的土路上吆着一群山羊，后面紧跟着买羊还价的人们，羊群时走时停，生意就在其间成交。

正当一老头交付了20块钱，拖着一只白头黑身子的羊往回走的时候一道童声喊住了他。

“大爷，这羊不能买，是我们的。”

老人回头眯眼看，一个拖着长鼻涕的少年已来到他跟前，少年吸吸鼻涕把话重复了一遍。老人听真后一声不吭地把视线移向卖羊人，于是，几个卖羊人走过来了，他们把少年上下打量一番后不屑地说：“娃娃家没得三堆牛屎高乱吐什么？”

“上星期我们丢失了7只羊，害得我们到处找。”少年吸吸鼻涕分辩道。

“什么什么？”卖羊人眼睛睁圆了：“你是发烧说昏话还是怎么的？”卖羊人要去摸少年的头，被少年拨开了，少年说：“就是7只。”卖羊人不生气，笑眯眯地问：“哪7只你指出来呀？”见少年气鼓鼓地往羊群中瞅，就势把他推进羊群说：“连你就成8只啰！”少年遭戏后扭动着身子不愿走进羊群，卖羊人乐了，更加用力推，嘴中连连道：“找吧找吧，进去找吧。”

“你推个鸡巴！”少年一边反抗，一边收回两条鼻涕。他又把羊群瞅了一阵，突然他两眼放光，微微一笑，带着新发现，轻脚轻手地走进了羊群。不料羊群一阵骚动，他只得收起笑容，叹息一声，奇怪地皱了皱眉头。然后把视线移向另一

边,重新审视……

卖羊人不耐烦了,喝令道:“出来出来,碰坏了我母羊肚子里的宝,叫你下,你下不出来,叫你跑窝,你连羊膻气都没有,母羊还不愿呢?”一席话说得围观的人哄笑起来,鼻涕虫无奈,只得狼狈地走出了羊群。

“小伙子,你是不是瞧花眼了,这羊我可要拉走了?”老人似乎等不得了。

“不行,大爷,这羊真是我们的,你买了就要扯皮了。”少年说。

“你看看,你看看,你一只都认不出来,就死咬这只不放,你叫叫它,它会不会答应你?”卖羊人给少年出了难题。

少年反唇相讥说:“你又叫叫它嘛,它会不会答应你?”

卖羊人想了想,走到老人跟前说:“大爷,麻烦您老人家两分钟,请你把羊放掉——喂!”他转向少年:“拖鼻涕的,看真啰!鼻子不要动,眼睛不要眨——去你妈的!”挨了一巴掌的羊,夹着尾巴低着头,使劲往羊群深处钻去。卖羊人说:“认去吧——你把羊拣出来,白送你10只。”少年瞪大眼睛,紧紧盯着羊的去向,待羊安定之后,撸撸衣袖紧绷着嘴皮,眉飞色舞地自语道:“祖公看你飞!”然后轻脚轻手再次走进羊群。当他躬下腰伸出手做出了一个优美的捕羊姿势时,羊群又一阵骚动了,密密麻麻的羊角此起彼伏互相碰撞,发出了滴滴答答的声响。他又定了定神,选中了目标,确认无误之后,一个箭步冲将上去,反手扭住了一只羊角道:“你还不招!”羊是逮住了,但扳起羊的下巴一看,不由愣住了,虽是白头黑身子,鼻梁却是花的。一个卖羊人在外边打趣道:“奇怪奇怪真奇怪,颜色变得快。”他向众人努努嘴,走到鼻涕虫跟前抬起他的下巴说:“两条白生生的象牙刚才还顶好的。”然后滑稽地做了一个吸鼻涕的怪象“转眼工夫——”他把夫字拖得老长老长,终于迎来了开心群众的附和“就——不——在——”奚落开心的嘲笑声,包裹着脸红筋胀的鼻涕虫,钻出了羊群。

鼻涕虫急得一个劲咬手指,求援地望着越来越多的围观群众,卖羊人迎上去摸着他的头,拍着他的背安慰说:“我的乖宝宝,莫哭啊——呵呵!”然后走向老人带着歉意说:“真对不起,耽搁你老的时间了,我这就去跟您把羊拉来。”卖羊人从容地走进羊群,立足横视一眼,反手一把抓住一只羊角,把羊拖到老人身边:“大爷,黑身子,白头,黄鼻梁,不错吧?”然后带着胜利者的神情,对老人也是对大家说:“放宽心地拉走吧。”

“住手!”就在卖羊人要把羊交还老人之际,一道洪亮的声音犹如晴天霹雳,从上空传来,人们惊愕地四处张望。

早在浓密的清浆子树上隐蔽着的周老大，纵身从3米高的树上跳了下来。他身子虽显笨重，却能像老熊一样地软着陆。

众人一看这伙子30岁左右，头发脏乱，厚嘴皮，塌鼻梁，带着一脸的不屑，大咧咧地来到卖羊人跟前。他的眼神谈不上灵活，却特殊在那时时鼓起的鼻翼上。

卖羊人看着他那一阵阵鼓起的鼻翼，很难预料他后来要出什么名堂——发火？还是发笑？

看看发傻了的卖羊人，周老大平平地举起了伸着食指的右手命令道：“我叫你们把羊放开！”

大约是难堪的沉默提醒了卖羊人，应该挽回面子了，没好气地说：“我们卖我们的羊，关你屁事！”周老大吊儿郎当地说：“哎哎哎——你有没有说错？你重新说一遍给我听听，是你们的羊还是我的羊？”“啊——你的羊怎么会飞到我们的群子里来了。”“好意思说——毛贼，强盗，土匪！”

3个卖羊人听罢，不服气地走拢过来了：“小伙子，嘴莫粘屎！刚才那小子吐粪凭着两条鼻涕还可以原谅他，你是牛高马大的……”“这么说，你们是一窝贼还不承认？”“大家听清楚了。”卖羊人讨好观众说，“捉贼要捉赃，今天你拿不出赃证来，饶不了你这狗日的。”说完转向老人，“大爹，再麻烦你一回，把羊放开。”羊又夹着尾巴钻进了羊群。

此时围观者越来越多，面面相觑：有的在为周老大捏着一把汗，有的在等待着更精彩洋相，有的向卖羊人投去同情的一瞥……各种心态五花八门，有个小学生，抖抖手中的小人书说：“就像里面的真假猴王啰！”

“说——你的羊在哪里？”两手叉腰的卖羊人在怒视着周老大。

“说啊——莫冤枉好人！”围观的群众凑合着责问周老大。

“快说快说！”娃娃们图好玩，追逼着周老大。

周老大轻蔑地向四周扫视了一眼吼道：“大家闪开！”又向卖羊人逼进一步，“请你们把羊吆走！”

“什么什么？”卖羊人得意了，“把羊吆走？没那么便当，今天赃证拿不出来不把你的卵子挤出来不算人！”

“赃证？”周老大指指羊群，“赃证就在里边。”这种答复，群众不服了，卖羊人也不服了，他动气地说：“众人都看清了，今天不是我们要惹事，是这烂杂种成心要捣乱。”卖羊人把手指逼到周老大的脸前，“老子给你3分钟，你要认不出

来——伙计们，拿出骗人的家什来，我们就给这杂种见识见识！”一把雪亮的小刀亮出来了，卖羊人掀起自己的一绺头发，刀子一拉，头发被甩在地上。众人的嘴和眼同时张大了，周老大也假装害怕地张大了嘴，说：

“这刀是用来划你还是用来划我？喂——3个毛贼听真啰，我的7只羊不用眼瞧，无须手拖，放开你们吆，量你们3代人也吆不走！”

3个卖羊人气傻了眼，随着3声鞭响，受惊的羊群，如似开拨的队伍滚滚向前。周老大不动声色，等羊群吆出10米开外，他用两只手握成话筒，高声叫道：“大乖乖——”随着喊声，向前的羊流里，一只白头黑身子的羊突然调转头，像江河中逆水而行的快艇，高高扬着脖子，拨开羊群，循声冲将出来，尽管3条鞭子狠命地抽打，羊依然穿过封锁线来到周老大身边，并围着他打转，相继又随着“黄孤儿”等一串名字的呼喊，又有6只羊冲出羊群来到他身边，杂耍般地把他和乖乖团团围住，并不停地打转……

观众喝彩了，掌声、喧嚣声、口哨声响成一片。

乖乖越转越乐，干脆抬起两只前脚搭在周老大身上，刚好形成“一个圆心一圈圆，一条斜线紧相连”的美丽的舞蹈造型图。突然乖乖伸长脖子，把头凑近周老大的脸，并伸出了长长的舌头。

“亲嘴啦！”不知人群里谁喊了一声，顿时爆发了经久不息的笑浪，在笑声中有认识周老大的人说：“咦——这是刘家坝村周志坚的大儿子周老大嘛，人生得吊儿郎当，怎么还有这本领？”

有人不服气地解释说：“本领什么？家伙懒得很，为了放羊好偷懒，他一会儿给头羊的脖子上系上铃铛，人在树下坐，却凭着铃声知道羊的去向；一会儿给羊起名字，用盐引诱，羊不就听他的话了。”

笑浪推着退了款的卖羊人和他们的羊群远远地走了。欣喜若狂的周老大和鼻涕虫，赶着丢失的7只羊，迎着晚霞，高声唱着《打靶归来》向羊厩走去。

正当周老大和鼻涕虫吆着羊来到刘家坝村边的时候，他们发现泥泞的路边翻了一张东风车，地上甩下了横七竖八一袋袋的货物，好像是包装着的大米，旁边除有两个人看守，周围还有不少看热闹的人。周老大命令鼻涕虫把羊赶回厩，他留下来看热闹。

不一会儿，一辆平板东风车驶过来，慢慢地停到了翻车的地点。车门打开，跳下一个人拨开围观的人群来到货物跟前。周老大一看是他两年前的牧羊伙计，就问：“张彬，是哪个的货？”张彬苦笑着说：“我的——幸好口袋扎得紧，要

不就惨了！”说完叹了口气又对身边的人说：“喂——哪几个愿意帮我上上车——我开钱。”大家看看泥泞的口袋，你望望我我望望你谁也不吭气。周老大听说给钱，动心了，上四下三，这车货少说要得四五十块钱。于是撸撸衣袖号召道：“伙子们，大家都是一个村的人，早不见晚见，帮帮忙吧，何况张彬说过要开钱的。”这后一句话与其说是说给众人听的，还不如说是说给张彬听的，他不容张彬反悔。几个伙子不好推辞只好上阵了。

人多力量大，不到一个小时就全部上完了。

车子发动了，张彬从车窗里给周老大丢来一打票子说：“你给大伙分分吧！”周老大看看是五元一张的一沓，腰箍紧打着，于是迟疑地凑到车窗口问：“张彬，要退多少还你？”车子启动了，张彬伸出头来说：“不用了。”周老大想不通了，愣了好一阵，把票子一张张扒开望，又凑近眼睛瞧。

旁边的伙子等得不耐烦，骂开了：“憋站着干什么？还不快分钱，再过会儿天黑望不见分了。”

他才如梦初醒笑眯着眼睛问大伙：“张彬张二流今天怎么啦？是不是吃着屎了？他这车大米能值多少钱？”

一个伙子风趣地说：“周老大，你满眼珍珠不识宝，见着姑娘叫大嫂，这是比米贵几十倍的锡砂，这车东西少说要值八九万块钱。”

票子掉到地上了，周老大慌忙勾腰拾了起来，惊愕地伸长脖子连连地说了几遍八九万。最后看到大家谁也不打和声，没趣了，才用手指在伸长的舌头上蘸了蘸开始数票子。

他早已数过人数，连他共9人。他还算过账，五九四百五，剩下50不好再分，这50说齐天说齐地，只能归他自己，因为这活是他出的主意，是他承的头，8个人是沾了他的光，感激都来不及更不会说他多吃多占了。

然而，人无良心蛆无肋骨，当他数了10张递给头一个伙子的时候，伙子就给他难瞧了，捏着钱的手迟迟不愿缩回，眯着眼睛说：“周老大，怕不合！”

周老大懒得装蒜更不愿拐弯抹角，单刀直入地瞪大眼睛骂开了：“你他妈的黑良心，眨眼工夫50块你还不够，莫非要去抢人？”

他把钱紧攥在手中对所有人示威道：“如果大家嫌少，钱我全部留下，以后有机会我一家帮你们上一回车。”

见大家谁也不敢再吭气，才愤愤不平地说了声不像话后，一脸不高兴地伸出舌头蘸蘸，把钱分给了下一个。

这一夜，周老大紧紧捏着衣袋里的100块钱一直没有睡好。他想了很多很多。他觉得，钱这东西就是怪，有时来得容易，有时就是艰难，记不得是哪一年了，为买返销粮，全家大人小孩的包包掏尽，就是还差3元钱，为凑出这3元钱难坏了全家人，母亲急得团团转，一味责怪父亲放不下臭架子拒绝向外借，父亲主张求人不如抵贱卖货，翻几个鸡蛋便宜点卖卖。结果演了一台凑蛋的闹剧才把3元钱找来。

今天前后才一个多钟头，100块钱就到手，如果天天能进这么多钱，那他不必风里来雨里去天天去和羊称兄道弟了。

周老大还想到锡砂这东西到底是什么？生在什么地方？为何那么值钱？张彬这小子又是怎么打听上的？张彬那有钱人的派头，让人胸口堵得慌。

张彬张二流子，你是个啥东西？他回忆着傍晚时的情景：大家一个个弄成泥人，额头上沁出的汗珠掉到地上铜钱那么大，上完货后个个脊背湿透，阵阵冰凉……他呢？穿着黑皮衣服在驾驶室里一边抽烟，一边与驾驶员闲谈，那皮衣气鼓鼓的，肯定揣着不少钱，这家伙才上矿山两年就这么神气，难道矿山是阿里巴巴的金银财宝洞？想到金光闪闪的金银财宝和珍珠玛瑙，到半夜时他的神智才渐渐模糊了……

倾盆大雨把他的羊群撵散了。周老大追着一只离群的羊来到了“老阴箐”，羊钻进了一个山洞，他也跟着追了进去，不料洞里耀眼夺目金光闪闪，一条贡桌上摆着无数的金银财宝和珍珠玛瑙，一只羊神抖抖地站在供桌的中央，但羊不是他追赶的那只，而是六七年前为他成为打狼英雄被豺狗咬而献出了生命的那只。他想：死了的羊怎么会站在这儿呢？

他慢慢来到贡桌旁，对羊露着笑容，尽量想装出它不是他害死的。他先靠近贡桌的一端，这里堆着发光的项链，他环视左右，除了羊瞪大眼睛望着他以外，别无他人。于是他大大地抓了一把装进怀里。他又来到另一端，这里全是金的戒指和玉的手镯，他再次环视左右，又发现那羊的蓝眼睛又瞪着这边了。不管三七二十一，他又大大地捧了一捧，并与羊的眼睛对视着，一步一步轻脚轻手倒退到洞口，他把头探出洞外望了望，连个鬼都没有，才大胆地把戒指和手镯装起来。他向洞里最后回望一眼，那双蓝莹莹的眼睛依然瞪着他。他疑心了，为杀羊灭口，他又露出笑容，和蔼可亲地来到羊的身边，近了，近了，他悄悄拔出插子刀向羊猛戳过去……

“咩——”羊一声惨叫，倒下了……

“爸爸！”他3岁的儿子在床前把他叫醒了，儿子要叫爸爸领他上街买早点吃。

周老大下意识地摸摸包包，捏了捏口袋里那100块钱，犹豫了好一阵，终于垂下了手。他呆呆地静坐了一会儿。本想把这场梦细细回味一遍，但被小儿子纠缠不过，只得趿着鞋子把儿子交给妻子素平。然后他跑去向鼻涕虫扯了个谎，交代鼻涕虫招呼好羊群。周老大一个人上矿山找这个把他搅得五心不定甚至神魂颠倒的垆老板张彬去了。人在屋檐下，不能不低头，周老大从来打心眼里看不起张彬，可现在不得不去投靠他，心中那滋味，跟吃饱了饮食，才发现饮食里夹带着苍蝇一样。

第二章

矿山矿山,除了山还是山。周老大奇怪那满目苍凉的荒山竟然那么吸引人……



矿山矿山，除了山还是山。周老大奇怪那满目苍凉的荒山竟然那么吸引人。

天地的造化就是公平，万事万物，好中藏歹，歹中藏好。没有毫无缺陷的物，绝对理想的事也不存在。

有矿的山脉就是光秃秃的，像劳改犯的衣服，要颜色无颜色，要式样无式样，如果没有矿的吸引，怕是丢死牛烂马的地方了。

周老大初来乍到，一切都显得陌生畏缩，亏得一个建水工关照，领了背箩和煤石灯，让他与其他工人一道进山了。

由于山高路陡，人们只能排成单行，一个个向上攀登。周老大居后，建水工断尾。看着大家盯着路勾着腰不紧不慢地爬着，周老大得意了：翻山越岭放了10多年的羊，什么样的悬崖陡壁没有爬过？小菜一碟！

他抬起头尽情欣赏了一阵大大小小的山丘陡沟，心想把羊吆到这些地方来放，非饿死不可。他又看看走在前边的一串工人的衣着，他笑了：当兵人穿的衣服的颜色，是为了让敌人看不明，像草像树叶而故意选择的。而这矿工衣服的颜色，就不是原装货了，是矿山强加给的一身土黄。他前瞧后看，为自己衣服的颜色与众不同而好笑，自己好像是个当官的。小建水听到笑声，问他笑什么，他说没笑什么。

他们翻越了两个小山包来到一个冲沟底，再由冲底走了一程，就看到侧边

的一个山洞了。前边的人们都在洞口停了下来，看得出，这就是目的地了。

人到齐后，工头在说话，其他人从背箩里拿出煤石灯，旋开水针，用火柴把灯点着。周老大没见过煤石灯，模仿着大伙做了，不想那火舌喷得一炸多长，建水工笑笑帮他提过来做了调整，并教他如何使用。他问建水工这一小筒气能用多久，建水工告诉他说如果匀着使用，出洞来都用不完，照他刚才的点法迎头都到不了就完了。

他又问为什么不用灯笼，建水工不耐烦地指指洞口：“嘴说话手打卦，你还站着，人都下洞了。”

自然形成的山洞，没有抡锤斧凿之痕，有着风化神造的天然美，别具一番风格。这人工开凿的山洞，就像造孽的前辈人已经死去，抓着后辈人来惩罚一样。周老大才到洞口，“哎呀”叫了一声，顿时眼冒星花，疼痛钻心，他摸摸脑门，肿起了一个包块，前边的一个宣威工转回头来笑着看看，带着抑扬顿挫的宣威腔说：“伙计，你和张老板不愧是乡亲，偏爱着你，才来就送你一个大鹅蛋。”

“什么鹅蛋卵蛋！”周老大没好气地骂道，“你们这些烂杂种，懒得烧死麻蛇吃——经常出进的洞，你们挖大些嘛。”

听到他的这种无稽之谈，断尾的建水工开腔了：“哦——周老倌，你们刘家坝人当真聪明，我们干了这么多年，就是没想到这个点子。”他上前敲敲周老大的背箩压低声音说：“等出洞来，快把你的这个想法告诉张老板，包你能领到赏钱——到时别忘了小兄弟。”

“小建水，难道我说的不合？”

“合合合——再走一截，你看看就更合啦。”

又走了一段，路更窄了，周老大自知先前说走了火，就不再吭气。可他还是忍不住，到底又发话了：“难道路越走越窄？”

智者善思，愚者善议，由于他的无知和话多，前边的人虽听得到，却不耐烦答理他，只有小建水爱逗他玩：“哪里！里面宽敞得很，两张汽车可以让路，再进去一点，你就可以看见张老板停在里边的汽车了……”

周老大听出是哄他，也跟着认真地说：“哦——我想起来了！难怪张老板前几天在依林翻的车第二天就不见了，原来被你们偷进洞来了。”

他不笑，大家却笑了。坑道里发出了瓮声瓮气的笑声。

走了一个多小时，周老大已感受到了路途的艰难，他全神贯注地望着那条复杂的路面，话少了。